

京 剧

晴 雯

曹雪芹原著 苏雪安编剧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晴 雯

〔京 剧〕

曹雪芹原著 苏雪安编剧

✱

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

上海衡山路 58 弄 2 号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証出 078 号

中和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总經

*

开本：850×1168 耗 1/64 印张：1 1 定价：40.00

1957年9月第

1957年9月第1次印刷

20

統一書號：10077·631

定价(6) 0.16元

前 記

在曹雪芹筆尖兒上蓋起來的大觀園里，有兩個異常出色的女兒：一个是黛玉，一个是晴雯。曹雪芹不但把晴雯這一美人胎子塑造得極其完整，更把她的性格寫得酣暢淋漓，令人叫絕。

晴雯是怎樣一個性格呢？她美麗嬌憨、聰明銳利、天真善良。正因為她天真，她就無邪；善良，她就看不慣壞人壞事；正因為她聰明銳利，她對丑惡的批判和斥責，就不留余地；正因為她美麗嬌憨，獨得寶玉的憐愛，就必然遭到許多人的嫉妒。因此，她終於被逐，她終於屈死。

假使我們只看到她美麗、嬌憨、聰明、善良的一面，而忘記了她另一面——召禍的一面，那就不是晴雯，而是另一人了，恐怕曹雪芹是不會同意的。因為曹雪芹是把她寫成為一朵污泥中的青蓮。她的不同於眾也就在這裡。

這一劇本，就是這樣寫的，就是這樣去表達晴雯的性格的。劇本里本來缺點很多，經過許多同志提供意見以後，逐漸地予以修改，比較地完整了一些，但還不够理想。出版以後，希望能夠得到更多的寶貴意見。

蘇雪安

晴 雯

〔京 剧〕

第一場 补 裘

地点：怡紅院。

時間：冬季。自午至夜。

人物：宝玉、麝月、晴雯、墜兒、墜兒母、王善保家、焙茗、襲人。

〔宝玉提药包上，暗自嘆息〕

宝 玉：（念）愧我有心憐婢仆，

誰能无病即神仙。（進門四看向內嘆）

晴雯，晴雯，我与你贖了药來了！啊，怎么无有声息呀？晴雯！

〔麝月緩步上〕

麝 月：（調笑地）一会儿看不見，也犯不上这么个喊法呀！

宝 玉：不是呀，我与晴雯贖了药來了，她敢莫是睡着了么？

麝 月：她呀？回二爺的話，（頑皮地）老太太有事，她到上房去啦！

宝 玉：啊！这样大風大雪，她身上有病，为什么又叫她到上房去了呢？哎呀哎呀！（着急）

麝 月：不是老太太叫么？誰敢不去呀？我的二爺！

宝 玉：也罢，这是王太医那里贖來的一包藥，你……就与她熬了吧！哈哈哈哈哈！

麝 月：怎么着，讓我給她熬藥？

宝 玉：你們自家姊妹，素來要好，我不說么我知道你也是要与她熬的呀！

麝 月：我呀！（調皮地）我才不想給她熬呢！

宝 玉：哈哈哈哈哈，你又玩笑起來了！

麝 月：（故意地）誰玩笑呀？

宝 玉：（央求）好妹妹，看在我的分上，你就与她熬上吧！

麝 月：（微笑）我不看你呀……

宝 玉：好好好！你看我……我知道！

〔麝月取藥罐、洗藥罐，宝玉在旁幫忙，晴雯摔衣包踉蹌走上〕

晴 雯：（唱“西皮搖板”）

奉主命風雪中抱病往返，
走得我眼昏花腿軟身寒，

这才是为人奴随人使噢！

〔扶壁挨入，不勝疲乏。宝玉見晴雯入門，猝起相扶，扶到榻上同坐下〕

宝 玉：（憐惜地，接唱）

她面紅气喘移步艰难。

你身上有病，这样大的風雪，跑來跑去，豈不冻坏了？你看，（握手）你的手都冻冰了！

麝 月：（暗笑）晴雯妹妹，老太太那么要緊的叫你，倒是有什么事呀？甯，（見衣包）敢情好，巴巴的叫你去是賞你那末一大包衣服么？我得瞧瞧什么好衣服。（打开衣包）

晴 雯：（喘息甫定，不勝疲倦）你別胡猜乱想，这是給二爺穿着去拜寿的。

麝 月：我說呢，这么漂亮的衣服，老太太也舍不得賞給咱們呀，二爺快來試試，这色兒真鮮活！

宝 玉：（不暇理睬）晴雯，你受了寒了，快到暖閣里安歇去吧！

麝 月：（玩笑地自白）跟他說話都听不見了！

晴 雯：你忙什么，这一会我倒歇过来了。來！这是一件孔雀金裘，老太太叫你回头出門的时候披上，免得到外边受了寒气。（取衣欲为宝玉披上）

宝 玉：(推却)好好好，我少时出去再穿。你快到里面安歇去吧！好妹妹！(向麝月)你就熬起药来。(向晴雯)我叫麝月与你熬药，来来来，我送你到暖阁中去。

〔宝玉扶晴雯起，正行间焙茗上〕

焙 茗：二爷，外面都伺候好啦，请您这就上王舅太爷府里拜寿。

宝 玉：(止步)如此，麝月，你扶着她进去吧！(披裘欲行)

晴 雯：二爷回来！

宝 玉：你有什么话讲？

晴 雯：(拉宝玉到一边，低语)我来问你，昨儿晚上你在窗户外边听见的事，怎么发付呀？

宝 玉：昨晚我在窗外听见……我听见什么事呀？

晴 雯：唉，你这人怎么这样糊涂呀？就是平儿对她(暗指麝月)说的那档子事儿。(宝玉假装不解)就是墜兒偷镯子的事呀！

宝 玉：哦！(略一沉思)原来如此。这几日你身体不好，何必为这些小事劳神？

焙 茗：二爷走吧！

宝 玉：来了来了。(向晴雯)况且我此时就要出门，不能发付，少时等我拜寿回来再讲吧！

〔晴雯不悅地驟然回身〕

宝 玉：（赶到晴雯身边）你怎么恼了？不要恼，我回来就与你办。啊好妹妹，（向麝月）你不要忘了熬……

麝 月：熬药，我知道啦！

宝 玉：（向晴雯）你怎么还不快去安歇，好妹妹去吧！（让晴雯入内，又回向麝月）好妹妹，你把别的事先搁下吧！

麝 月：（推宝玉出，讥讽地）我知道。你去你的吧，没有你，家里病人也死不了！

宝 玉：哈哈哈哈哈！

焙 茗：二爷走吧！

宝 玉：这不是走了么？（同焙茗下）

麝 月：你怎么还不睡去呀？

晴 雯：我这会儿不想睡。

麝 月：咳，不想睡也得去睡一会儿，要不二爷回来又得跟你唠叨。

晴 雯：你别忙，我还有正经事儿问你呢！

麝 月：什么正经事儿呀？

晴 雯：我问问你，昨儿晚上平儿姐姐跟你说的
事，为什么不告诉二爷？

麝 月：（故意地）平儿姐姐？她跟我说什么来着？

晴 雯：你别跟我装傻，就是墜兒偷镯子的事儿！

麝 月：(无法隐瞒)哦，你問那个呀？

晴 雯：不問那个，还問哪个呀！

麝 月：这是平兒姐姐不讓我告訴的。

晴 雯：平兒为什么不讓你告訴？

麝 月：她知道咱們二爺的脾气，告訴他怕他心里不自在，这也是平兒姐姐一番好意，你怎么反倒不愿意呢？

晴 雯：虽說这是她的好意，可是这件事你們打算怎么办呢？

麝 月：那还不就算啦！

晴 雯：这是什么話？咱們当丫头的，本來人家就瞧不起。如今墜兒这个小东西又干出这么丢人的事兒，把咱们的臉都丢尽啦！

麝 月：咳，你什么都好，就是性子急。又不是咱們讓她偷的，你管她呢！

晴 雯：噯，

(唱“流水”)

这府中上下人几等，
誰不把丫环当賤人？
全仗自家行得正，
才免得旁人來看輕，
墜兒把廉耻俱丧尽，
你我也抬头难見人。

麝 月：你这个話呀，又不知道扯到哪兒去啦！

(唱“散板”)

這句話兒太过分，
說什麼你我也難見人！
她自己作事自己頂，
你何苦為人去操心。

你自个兒有病，何苦來！我說你呀，真叫
想不開！（同情地）

晴 雯：怎麼倒是我想不開？

麝 月：你想呀，墜兒偷的那只鐲子，原是不兒姐
姐的，如今連她失主都不打算查問啦，要
咱們冷鍋里冒什麼熱泡呀？再說墜兒那
個丫頭往常也是挺老實的，跟咱們又無
仇無怨，你管這個干嗎呀？

晴 雯：（忽有所思）你這句話倒是說的有理呀！

(唱“二六”)

她一言將我猛提醒，
墜兒原不像偷盜的人，
如今做出此行徑，
莫非其中另有別情？
若有隱情越該問——

〔墜兒掩步上，向門口探头偷看，被晴雯發現。墜
兒無可藏躲地站住〕

晴 雯：哇！

(接唱)你探头探腦定有虧心！

麝 月：倒是提起曹操，曹操就到。

晴 雯：你这个小东西为什么在門口探头探腦的不進來？

墜 兒：这……我沒有探头探腦。

晴 雯：過來！（墜兒畏懼，不敢走近）叫你過來呀！

〔墜兒移步，欲前又退〕

麝 月：怎么啦，这兒有老虎，会吃了你呀！

〔墜兒走近，晴雯一手捉住〕

晴 雯：我看你望哪兒躲？

墜 兒：我沒有躲，我怕姑娘病着，生怕進來吵着您呢！

晴 雯：你別跟我說好听的，過來，別怕，我問你一件事，你老老实实的告訴我，我就不打你！

墜 兒：喲，姑娘您問什么事？

晴 雯：我問你平兒姑娘的那支金鐲子，是誰拿的？

墜 兒：金鐲子！（心虛，害怕，不敢說）

晴 雯：說！（怒斥）

墜 兒：我……（更怕）

晴 雯：你怎么样？快說！

墜兒：我……

晴雯：你偷的，(怒)是不是？說！

麝月：快說吧！

墜兒：我沒……沒偷，沒偷！

晴雯：你不說，我先扎你！(捉住墜兒手，從頭上拔下簪子作要戳勢)

墜兒：(哭喊)哎呀，姑娘饒命，姑娘饒命！

麝月：(拉墜兒到一邊)瞧瞧，還沒扎你就哭！

墜兒：我……我沒哭！(哭)

麝月：還說沒哭呢！過來！我來問你，那只金釧子是你偷的不是，說實話！(墜兒回看晴雯)
晴雯姑娘的脾氣你還不知道么？她說了不打，你說實話，她就不會打你的。你要不說實話，她火兒上來，可是誰也攔不住，你別找倒霉！

墜兒：我……

麝月：(安慰地)你說吧，怎麼會偷的？告訴我，我保你挨不着打。

墜兒：我從來也沒偷過東西，都是我媽要錢輸急啦，叫我去偷，我才偷……(委屈而哭)偷的呀！

晴雯：(聞言大怒)這還了得？做媽的不教訓教訓女兒，怎麼着，反倒教她做賊！

麝 月：我說呢！這孩子怎麼會好沒影兒的偷起東西來了！

墜 兒：（哭）這都是我媽天天逼的，要不我就敢！

晴 雯：咳，真正好氣人也！

（唱“搖板”）

哪有個為父母教兒偷盜？

似這等下流輩實難相饒，

墜兒！

將你那無耻的娘速速喚到，

墜 兒：是啦！（委屈地掩淚下）

麝 月：你怎麼這麼大的氣兒呀？你把她媽叫來打算怎麼樣呀？

晴 雯：（接唱）不將她攆出門怒氣難消。

麝 月：咳，你只顧你自个兒心里痛快，可知道墜兒的媽，她可有來頭呀！

晴 雯：她也不過跟咱們一樣，供人使喚罷了，又有什麼來頭呀！

麝 月：你忘了她媽是東府里大太太陪房王善保家的外甥女兒了麼？

晴 雯：我沒有忘。是王善保家的外甥女兒又該怎麼樣？

麝 月：咳，我的傻姑娘，王善保家那個老梆子向來就不省事，你把她的外甥女給攆啦，她

怎能不恨，你这是何苦呀！

晴 雯：哼，慢說是王善保家的外甥女，就是大太太的外甥女，她敢偷东西，我就敢拿她当贼！

麝 月：咳，你这个丫头真是……我劝你别那么胡说吧！

晴 雯：什么胡说！我告诉你，我就知道行得正，坐得正，什么事也不用怕，我不犯过错，大太太也不能把我怎么样！

麝 月：你瞧，我是为你好，你还越說越來勁兒呢。

〔墜兒哭喪着臉引她母親同上，見晴雯、麝月〕

墜兒母：你哭什么？一回兒你姥姥就來，還怕這些个丫头片子么？

墜 兒：（不悅地）還說呢，人家要是問起來，瞧你臉望哪兒攔！

墜兒母：你这个丫头片子！（進門）二位姑娘好呀！（晴雯、麝月不理，墜兒母訕訕地）二位把我找來有什麼事么？（故作無事的样子）

晴 雯：什麼事？你自个兒心里還不明白么？

墜兒母：（震驚，旋即故作鎮定）我明白？我明白什麼呀？姑娘真會开玩笑！

晴 雯：誰跟你开玩笑，我問你……

麝 月：（急拉晴雯背談）你先別忙，我還有話跟你說。

晴 雯：我正要好好兒的盤問這個老東西，你有話咱們回頭再說。（向墜兒母）我問你，你為什麼叫……

麝 月：（再拉晴雯）我的姑奶奶，你等等呀！

晴 雯：咳，你真討厭，等什么呀？

麝 月：你听我說完了再問行不行？

晴 雯：快說快說！

麝 月：（低語）你別盡顧了一時痛快。你若將偷東西的事兒叫破了，她們惱羞成怒，那王善保家的說不定在大太太跟前告上一狀，要是把不是落在寶二爺身上，那可不要讓二爺吃一頓冤枉憋子么？

晴 雯：（忽被提醒）這個么？（顧到寶玉）好啦，你別說了，我有主意。

麝 月：你說話留點神吧！

晴 雯：（回身撫麝月肩，半嘆半笑地）我知道啦，我的姐姐！

墜兒母：姑娘，你剛才問我什麼來着？

晴 雯：我呀！（想）我把你找來，讓你把墜兒領回家去，我們這兒不用她侍候啦！

墜兒母：（驚詫）噲，這是為了什麼呢？（墜兒掩淚）

麝 月：墜兒近來不學好，成天只顧玩兒，什么事也不會干，所以讓你領回去。

墜兒母：姑娘們這個話就不對啦！

晴 雯：怎麼不對呀？

墜兒母：孩子歲數小，不懂事，你做姐姐的就得帶着她、教着她才是呀，怎麼能隨隨便便的把孩子給攆了呢？

晴 雯：噲，我倒是想教她好的，可是就有人盡教她壞的！

墜兒母：可是誰又教她壞的呢？

晴 雯：這個呀，你就甭問啦，快把她帶走吧！

麝 月：得了，（暗扯晴雯）你就少說一句吧！

墜兒母：姑娘，（軟中帶硬）想府里丫頭小子，都是上邊主子們派的，就是不要我的孩子，也得有上邊主子的吩咐，才是個道理呀！

晴 雯：（怒）怎麼着？我們跟你說還不算么？

墜兒母：對啦，我可不能聽你的！

（王善保家急上）

王善保家：什么事那麼大聲大氣的？（見晴雯、麝月）姑娘們好呀！（向墜兒母互相以目示意）

麝 月：噲，王大媽來啦，請坐呀！

王善保家：好坐好坐，（見晴雯不理，故意地向墜兒母）我說墜兒的媽！你們什么事那麼大呼小叫的

呀？

墜兒母：咳，您不知道，好沒影兒的這位晴雯姑娘要攆我們呢！

王善保家：啊，這是個什麼道理呀？打我這兒說就不行，我問她去。（向晴雯）姑娘，您為了什麼要攆她娘兒倆呀？

麝月：（晴雯欲說，麝月暗攔住）王大媽，你不知道，墜兒近來只顧了玩，任什麼也不干，再說我們這兒人也太多，所以才打發她回去。

王善保家：這是什麼話？府里丫頭小子全由上邊主子派定，就凭姑娘你們……就能隨便把她攆了嗎？

晴雯：怎麼着，我們還不能讓她走么？

王善保家：你大不過也是個丫頭！（晴雯怒）還不是跟她一樣么？

晴雯：（怒極）你別倚老賣老的跑到這兒來欺侮人！丫頭丫頭，丫頭也是你叫的！我告訴你，叫墜兒出去，是寶二爺吩咐的，難道寶二爺還做不了主么？

王善保家：（聞言轉變態度）哈哈哈哈哈，姑娘，別一下子就把寶二爺抬出來，誰不知寶二爺總是聽着你們的？再說就算是寶二爺不要她，姑娘美言几句，不也就結了么？這不是明